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琴台客聚

潘國森

好人當賊辦

為簡化討論，先集中講預防男人強姦非禮婦孺。這應要雙管齊下。

一是教育潛在受害人保護自己，這也包括小孩的家長要有安全意識；二是教育潛在犯罪者，灌輸正面而合理的性觀念，這也包括學會尊重身邊所有人的權益。這都是「性教育」的問題，至於法律方面，還有另外一個大戰場。「性教育哲學」，可以分為「性放縱」（Sexual Indulgence）和「性節制」（Sexual Abstinence）兩大派。簡而言之，「性放縱派」鼓吹多元性關係，降低「最低合法性交年齡」（Age of Consent，又譯作「法律承諾年齡」），提倡兒童享受性愛的權利，無限制的婚前性行為和婚外性行為（即通姦）等。「性節制派」則擁護一夫一妻制，建議青少年完全拒絕或至少延緩婚前性行為等等。

前文提及的「木乃伊」和「選美蕩女」顯然屬於「性放縱派」，男的身體力行、背妻通姦，又經常公開用語言「性騷擾」年輕女性；女的則勇於參加性放縱的討論，語言粗鄙不文。

女運動員聲稱被害之後，傳媒還有報道其他婦女被性侵犯的經歷，有人是醉酒後被迷姦。然後鐵筆一揮，卻去責備警方和法庭對受害人不體恤。包括錄取口供時沒照顧報案人的感受，以及法庭不肯安排如視像作供之類，迫使報案人要面對被告的眼神和辯方當眾刁難，包括細緻查詢受害人的性生活細節等等。這些說法有其道理，不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們只可以檢討執法和司法部門的操作守則。

不過，筆者不得不提前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先生的遭遇，他在任內曾經公開勸告時下年輕女性，不要輕易在外出消遣時喝酒喝得爛醉如泥。那原本是一個成年人對年輕女士的善意忠告，結果被「性放縱派」及其支持者群起攻擊，當中還有在大學教書的反對派女性立法會議員呢！實情是誰對誰錯？看看有幾許女士在跟豬朋狗友去牛飲而不省人事之後，是怎樣給豬朋狗友「棄如敝屣」，任由你給外面的壞男人「檢屍」成為洩慾工具？

這些愚昧而不懂得保護自己的「傻女」，沒有先結識到可靠的朋友、又不帶同父兄，便去放浪買醉，是不是正正給黎局長「一語中的」？「女性主義者」一方面為姊妹爭取「性權」，另一方面又將姊妹推向虎口狼吻，真是精神分裂。

現時香港的常規性教育算是「性放縱派」佔盡上風！有醫生鼓吹將現行「合法性交年齡」由十六歲，降至女童初經的年紀，現在一般是十二、三歲。如果成事，成年男人可以放心去勾引身心都未成熟的小女孩！說什麼支持婦女公開過去被「性侵犯」？台灣女作家林奕含（一九九一至二零一七）自殺是一樁血淋淋的先例，她在滿十八周歲後，疑似自願與老師發生婚前性行為（在男方是婚外性行為）。從道德講，可以當成老師「誘姦」學生；在法律講，是你情我願。

還有年前《中大學生報》公然講家庭中亂倫，都有煽風點火的作用。須知男人「性侵犯」女童，包括強姦、迫姦和誘姦，為數不少是父親傷害女兒！包括生父和繼父。我們批評大學生宣淫，還給「性放縱派」說成是「中年道德佬欺負小孩」，與黎局長同樣被「好人當賊辦」了！這就是今天香港社會的妖氛邪氣所在！

（《誰在宣淫？》之二）

翠袖乾坤

余似心

活在虛擬世界的一代

在智能電話和社交媒體發達的今天，人的朋友愈來愈多，但就愈來愈不願面對人群，人心充滿矛盾。

香港經濟發展，服務性行業佔了百分之九十七，是個極高的比例。近期本港零售市道好轉，據報道零售業按年升四個百分點，近兩成僱主有意在未來三個月增聘人手，可是零售業長期面對請人難的情況。

有人力資源公司表示，年輕人找工的不少，但求職的九十後很多都抗拒從事與人溝通的工作，寧可選擇不用面對客人、前景較差的後勤職位，如輸入資料和包裝等。

這些九十後都是玩社交媒體長大的，他們在虛擬世界的朋友可能高達數百至上千，遠超於個人認識的同學和透過現實社交認識的朋友，有這樣龐大友朋，可見他們都慷慨地接受交友邀請，不去理會對方的背景和邀交目的。常見一些中學生有幾百位網上社交朋友，又愛隨意把自己的近照、個人資訊、手機號碼都放到網上，毫無戒心地公開私隱，也真替他們擔心會遇上不懷好意的人。

網友愈多，愈不願意或不覺得有需要外出會朋友，因足不出戶也不愁寂寞，形成了一群宅男宅女。而且網購成風，看到心頭好，只需按幾個鍵便有人送到家裡來，無須和任何人打交道已能滿足所需。久而久之，這些以手指、相片和影片交友的一代，在現實世界和實體人面對面時就顯得不自在，甚至不知如何應對。以至不少新一代都寧可選擇自由性質的工作，尤其愛在家自僱以及和電腦有關的工作。

現在還開始出現無售貨員商店、無人駕駛的薄餅外賣車、無服務的貨品寄賣店。這些科技的發展，都把人推向冷冰冰的機器。雖說地球人口暴增，香港滿街是人潮，但雖共處一室，同枱吃飯，卻互不溝通，人的心只活在虛擬世界，多可悲！

網人網事

狸美美

一則謠言的誕生

某日飯局席間，有朋友興沖沖給大家科普「最新互聯網動態」：「馬化騰真是有眼光、有勇氣呀！微信譽滿全球不說，他開的『共享醫院』也在杭州開業了！就在杭州大廈501城市生活廣場，下面購物，上面看病。下面逛完普通商場後，再溜達到上面接着逛『醫療商場』。共享經濟又一里程碑，人民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有望得到解決……」同桌們不少都跟着激動莫名，歡欣鼓舞，但小狸卻總覺得哪裡怪怪的……「小馬哥」率先在杭州開共享醫院？那不是踩了「馬爸爸」的地盤？需要去樓上看病的人還會有心情去樓下逛商場嗎？共享經濟的重要特點是只搭平台不提供商品，而這實打實地十好幾層樓的硬件投入是怎麼個意思？處於黃金地段的這個所謂「醫療商場」，價格如何？真能解決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嗎？

帶着一肚子狐疑，飯局散後，小狸第一時間上網猛搜，一搜不要緊，滿屏都是「大顛覆！共享醫院來了！」「共享醫院來了！馬化騰宣佈企鵝醫院正式開業！」「首家『共享醫院』獲批，馬化騰入局，邊逛街邊看病的醫院你見過嗎？」看標題的話，會覺得席間朋友的慷慨激昂真心沒毛病，但點開細看，就發現事情根本是另外一副樣子。

首先，杭州的所謂「共享醫院」和馬化騰沒有半毛錢關係，網傳——注意是網傳馬化騰開的是叫企鵝醫院。在此引入第二條爆款新聞，叫做「中國雙馬打造『共享醫院』」，這則新聞於9月19日在網絡自媒體上井噴，內容為「當天，馬雲在杭州開醫院，馬化騰在成都開醫院」，並極力營造翻身農奴把歌唱的語言氛圍，包括「銀行不改變，我們就改變銀行；醫院不改變，我們再改變醫院！」「如今，難過的將是傳統醫院！」文中更配有馬雲在門診樓前微笑的照片，以及「企鵝醫生」——注意是「醫生」的室內圖片。至此，杭州的醫院似乎有主兒了——馬爸爸，嗯，這個看上去的確比小馬哥更符合邏輯。甚至有報道還給醫院起了名字叫「阿里共享醫院」。

然而，井噴當天晚些時候，騰訊的「企鵝醫生」大V就發表了嚴正聲明：「企鵝醫生是一家互聯網+實體醫療併線發展的健康服務科技公司，是由騰訊、基匯資本、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和醫聯共同投資的獨立法人，與馬化騰先生個人行為無關。企鵝醫生並沒有開設網傳的所謂醫院，而是綜合門診執照。」另一邊廂，阿里巴巴集團負責媒體對接的人員也對記者確認，網絡熱炒的共享醫院是假消息，馬雲那張照片確係PS。至此，杭州的這家「共享醫院」被證明和二馬均沒關係。

其次的一個真實情況是，這家所謂的「共享醫院」並不能滿足人民群眾關於「終於不用再到醫院排隊了，醫療費用又要便宜了，藥品價格又要下降了，傳統醫院將要被革命了！」的最終幻想。因為有記者實地考察後發現，這間「醫院商場」走的完全是高端私家路線，比如僅預約費就高達800元。老百姓們可以洗洗睡了。

最後一個真相是，就如前文所說，共享經濟的標準模式是整合社會閒散資源對接海量用戶，其重要特點是只搭平台不提供商品。而杭州這家「醫院商場」的模式是以杭州全程健康醫療門診部暨邵逸夫國際醫療中心提供醫技、科室、藥房、手術室等服務共享給其他想「拎包入駐」的優質診所和醫生創業者，說白了，是「租賃」，而非「共享」。

發式生活

商台DJ余宜發

過後的感受

最近看了一部多年前有關台灣殯葬的電影。為什麼要選擇這種題材的電影觀看？話說有一位台灣的朋友，最近跟我說，他家的鄰居有人去世，所以附近擺放了一些悼念的物品在街上。

令我想起之前到台灣的時候，也曾經在某個街道上看見類似的東西，當時我也問一些朋友有關這東西是什麼？他們告訴我，原來台灣人去世之後，會在家旁邊搭建一個帳篷，擺放祭品及去世的遺體，而且附近也佈滿了一些去世的人生前好友送上的花牌。

當時我覺得很好奇，因為這些喪禮的習慣跟香港有很大不同。因為我們知道，香港如果有人去世，喪禮的儀式也會在殯儀館舉行，但原來台灣人會在街道旁擺設這些物品作悼念。而且這位台灣朋友跟我說，因為鄰居有這種情況出現，所以他那一天不想留在家中，因為知道當舉行儀式的時候，會有很多比較嘈吵的聲音，我大概也明白他的意思。

他還跟我說，台灣人會邀請一些人來專門哭哭啼啼，而且還在身上掛上咪高峰，我便覺得很奇怪，當一個人離世，當然他的家人很傷心，那些捨不得的淚水很自然便會流出，但他們為什麼還會邀請專門代哭的人做這些事情，所以我十分好奇。我這個朋友便告訴我，如果你想了解多些台灣殯葬儀式的內容，其實在多年前，台灣有一部電影，就是專門探討及表達他們殯葬儀式的情況。

當我看到這套電影《父後七日》的時候，電影裡面一位女主角的父親離世，原來發現真的有一些收取費用的人在地上一邊哭一邊爬行着進行這個儀式，身上還掛着咪高峰，你覺得奇怪嗎？為什麼要把這些基本上是人很自然流露的情感，把它放大，甚至乎刻意的做出來，這是很不真實，也太假了吧。而且戲裡面，他們的家人更加會把整個場面拍攝下來，這種情況香港應該不會這樣做，唯一的解釋就是或許留作一個紀念吧。

說到哭這個情況，當然是發自內心，但原來台灣人在殯葬的過程中也有一個傳統，男的不可以哭，只留作女兒負責這個動作，實在太誇張了吧，什麼也要設計下來。另外一種跟香港很不同的情況，就是當如果有親友到靈堂上香，台灣人不會自己插上這些香，是由離世者的親人代上香，各處鄉村各處例，這次看這部電影真的大開眼界。但在電影裡面，有幾句說話很值得去細想一下，在此跟你們分享。

在哪裡來，就在哪裡相聚；面膜不是萬靈丹，人總會老去。

生活語絲

吳康民

三則新聞的回憶

翻開今天某報的副刊，卻有三篇文章都可以引起我昔年的回憶。一篇是描寫著名影星柯德莉夏萍；一篇是描述加拿大多倫多的「斑駁的路面」；再一篇是瞻仰倫敦馬克思墓的記述。這些人和事，都是我們這一代人，或可說是我個人的經歷中可記的幾個片斷。

柯德莉夏萍，年輕的可能不大了了，她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偶像。她的清新的臉龐，純熟的演技，曾迷倒我們那一代人。可惜她已逝世二十多年了，青年人恐怕連她的名字都沒有聽過。不過她息影之後，做了不少慈善事業，訪問貧苦地區，去非洲的埃塞俄比亞，積極幫助拉美和非洲的貧苦兒童，並因此獲得了奧斯卡人道獎。一九九三年逝世，終年不過六十四歲。

柯德莉夏萍不是艷麗型的明星，她不是瑪麗蓮夢露那一類以惹火性感取勝。但她的清新的形象在當年獨樹一幟，至今仍令老影迷留下深刻印象。我們這一代的老影迷，夏萍和夢露可說是兩位十分有代表性的影星。不過，時代變遷，年輕的影迷也許不太知道這兩位當年紅極一時的女演員了。夏萍如果在世，也已年逾九十，不能有當年迷人的光彩了。

夏萍黃昏的愛情，寄託在當年又剛剛喪偶的荷蘭演員沃德斯身上。沃德斯比她小七歲，晚年的姊弟戀，大概也不會有多少浪漫的情調，只是希望有一份「靜美如秋葉的相守」。我們不知道他們退休後的生活如何打發，只聽夏萍說：「物質愈多的時候，我想要的卻愈少，許多人想登陸月球，我卻想多看看樹。」

馬克思墓，在我第一次旅遊倫敦時，就曾去瞻仰過。墓地在倫敦海格特公墓之內，以馬克思名氣之大，如果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陵園不知會建得多大。現在這個墓穴，還是英國共產黨在一九五六年籌款改建的。

多倫多已多年不再重遊。早年遊該地路面並不「斑駁」，也許他們市政經費短絀，今天才會出現「斑駁的路面」。

百家廊

若荷

眺望洱海（上）

悠悠萬古中，有多少海河山川，帶着盤古開天的氣魄和女媧補天的風采，從自然原始走向神話般的生態大美，詮釋着當地古老的風情和神韻。

從五千年滄海桑田中走來，星轉斗移，蒼山和洱海，儼然已是雲南大理的兩個醒目的標誌，是大理古老風俗文化的代名詞，它不僅孕育了雲南大理的「風花雪月」，還孕育了祖祖輩輩居住在蒼山洱海之畔的少數民族。那些甜美的山歌，瑰麗的服飾，旖旎的風情，以及結構精巧、風格獨特的民居，都會通過蒼山洱海來聲名遠播，以此告訴我們一個與之不同的精彩故事，還有與之不同的風花雪月。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當一切都還那麼閉塞，一部影片卻向我們展示了雲南大理的少數民族生活，《五朵金花》便是讓我了解雲南大理及蒼山洱海的媒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發生在影片中那質樸愛情曾經令多少人嚮往，青年阿鵬和少女金花就是無數人心目中的偶像。

在觀看過《五朵金花》之後，我就期待着走進雲南，走進這片古老而美麗的土地，到蒼山洱海尋找心懷堅貞愛情的主人，體驗他們熱情飽滿的生活，那裡是阿鵬和金花的故鄉。多少年後的今天，當我終於踏上雲南的旅程向大理進發的時候，心中竟有一絲淡淡的惆悵。因為期待，以至不敢去看我們的行程，那一行行長長的欄目和游經之地的名稱，總有幾處與他們沒有任何關聯，卻又總有幾處與他們息息相關，從而讓這次行程變得撲朔迷離，

終於，在游完昆明和麗江古城之後，我們的大巴往雲南大理州駛去。雲南的地理面積廣闊，山川又多，車輛在群山峻嶺中穿行，數不清的大山被蛇一樣的隧道鑿穿，悠悠然將我們吞沒，而後再從昏暗幽深的腹腔裡出來。周圍的風景，讓你忘記這是一次單純的文學采風還是旅行。然而，無論怎樣路途遙遠千里迢迢，目標終是離得近了。一塊塊清晰的路標上面，標示的熟悉的地名和城市，像一雙雙伸展有力的手臂，牽你馳過古色古香的村莊和一條條山徑。

「大理三月好風光，蝴蝶泉邊好梳妝……」淺睡中，聽車廂裡有人在輕輕哼唱。時值秋高氣爽的重陽，團裡大多數人是五六十歲的中老年夫妻，他們有的來自安徽，有的來自廣東和天津。陶醉在七彩雲南的異鄉人啊，眼角皺紋的滄桑，難掩少女時代對美好回憶的神往，年華似水，如箭飛逝，轉眼歲月已不再青葱，不免有嘆息，有無奈。

我把目光轉向窗外，聽導遊講大理的「風花雪月」，幻想在偶然路過的村寨路口，看見身穿民族服飾的男人女人，這熟悉的服飾，就是白族典型的民族裝束，是他們在特殊場合下都可穿戴一新的盛裝。尤其是那些美麗的女孩，她們戴在頭上的沉甸甸的頭飾，就寫滿了大理「風花雪月」故事。當真有女子身穿民族服飾出現時，我發現，除了讓人感覺新奇，並沒有多少特別的華麗，就如當年「五朵金花」們的穿着。

我印象中的白族女孩服裝，既有濃濃的民族特色，又不失少數民族手工的華麗繁瑣。然而我也知道，生活在蒼山腳下洱海邊上的金花，每日都在田間地頭和家務中勞作，日升而出，日落而歸，她們只能把頭髮簡單綰起，再以彩巾和幾條線穗辮結而起，這樣的服裝，才是生活的日常化。就是這樣，也足以讓人感到美麗無比了，何況她們還會跳優美的舞蹈，唱清脆的山歌，聽一聽她們的山歌，看一看她們的舞蹈，就能讓人醉了。

「那是蒼山」，「那是洱海」。在車上，導遊一邊講解，一邊手指窗外，向我們介紹有關「風、花、雪、月」的由來。導遊春雁講話的語速很快，指尖伴着略帶家鄉口音的普通話移動，我的眼睛完全跟不上節拍。何處是蒼山？何處是洱海？行進中，一座座山轉瞬逝過。山不只一座，每一座都巍峨壯觀，聳立醒目，那片水卻只有一條，閃閃耀耀，映入眼簾。不用說，瀟瀟而過的左前方就是洱海了，看似近，其實離我們很遠。望蒼山，秋天的植被葱葱鬱鬱，還沒到冬日「蒼山觀雪」的時候，而上關的風，卻順着車窗滑進窗口，溫柔中挾一絲泥土的氣息。

進入雲南以來，幾乎沒有一天不經雨水的淋漓，蒼山和洱海，也是在濕漉漉的水汽裡繞雲環霧。正當我們擔心小雨又至的時候，強烈的陽光從雲端豁然照射下來，剛剛因為天氣濕冷而厚衣加身，不一會兒就又感覺熱起來。雲南十八怪，其中就有四季衣服同穿戴。外在人來雲南，免不了單單棉棉薄薄厚厚地反覆穿脫。深秋的大理，車輛是捲不起輕塵的，高原的潮濕空氣，低低的藍天白雲，一切是那麼清新。

宋朝無門慧開禪師有一首詩，錄入其評釋古代禪門公案的《無門關》一書。「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此詩琅琅上口，最為佛門弟子所愛頌。後人便以「風花雪月」而喻之詩文雅章。而大理的「風花雪月」，卻是以四大奇景而聞名，這便是「下關風，上關花，蒼山雪，洱海月」。下關是大理的一個山口，一年有三十五天以上處在風中，因風期長，風力強而有名；上關是一片開闊的草原，這裡氣候溫潤，適宜花木生長，生活在上關的人們樂於養花，一年四季鮮花鋪地，姹紫嫣紅，於是有了「上關花」的美稱。經夏不消的蒼山雪，也是蒼山景觀中的一絕，寒冬時節，白雪皚皚，百里點蒼，陽春三月仍然銀堆玉砌，盛夏時節山腰以上蒼翠欲滴，而峰巔仍縈雲載雪，當地人把這種現象稱作「蒼山雪」。洱海的水清亮透明，湖面碧波蕩漾，每當風和日麗的夜晚，行近洱海仰望天空，但見玉鏡高懸，月皎如晝，俯視海面，水光接天，萬頃茫然，一輪明月在海中隨波蕩漾，這便是洱海的月色，令人驚歎。

一路的冷雨，到了大理卻遇到湛晴的天氣，經了午後陽光的反照，隱約望得見洱海。面前的洱海，不像其他地方沿岸種植蓮花，建設迴廊，貼滿各種宣傳旅遊的廣告，在我目之所及的地方，它原始、寧靜，如一塊溫潤的碧玉，溫婉如秀樸的女子。這片未被外界打擾的湖泊，愛情之海，正無拘無束敞開它的懷抱，平袒着雙肩，仰臥在水面，洗禮着她的聖潔的衣裝。它日夜不停地湧流着，蕩漾着，銀波滔滔，以涵養萬物。沒有當年採集海肥的金花們的身影，沒有冶煉採礦熱火朝天的景象——這是當年觀看《五朵金花》留下的印象。

蒼山和洱海，不語，也沒有喧鬧，默默迎接着我們的來到。

■洱海景色優美，令人陶醉。　網上圖片

昨日紀

陶然

讓我們盪起雙槳

大學時候春遊，不是上八達嶺，就是去頤和園，已經是例牌節目。後來沒有組織春遊了，就三五成群，不是去頤和園，就是去北海。

但當我在頤和園昆明湖划船的時候，老以為是電影《祖國的花朵》片段，那划船的外景，是在昆明湖拍的，我們就會高唱《讓我們盪起雙槳》這首歌，以為自己有身歷其境的感覺。《祖國的花朵》這電影，是一九五五年拍成的，當時我還在我的出生地萬隆，從赤道北望中原，夢想油然而生，特別是赤道屬於熱帶地方，終年只有旱季和雨季，沒有春夏秋冬之分，對四季分明的北方自有幻想。而且那時從未離開印尼，對外面世界充滿好奇，當然也對北京嚮往。一旦影片公映，自然浮想聯翩。

後來才知道，影片中的白塔，並不在頤和園，而是在北海公園。但那些歡笑的童音，卻咯咯回盪在耳畔，永遠。那是一種摸不着但聽得見的聲音，一直迴響，證明青春永恒的價值。

那時年少，對世界上的萬物充滿好奇，也充滿熱情。我聽着中央台的廣播，而且有給影片中的幾個主角寫信的衝動。記得我真的去信，請電台轉交。其實並不抱希望，寄過也就忘記了。不料，大約一個月以後，我竟陸續收到回信，不記得是幾個人了，總之有回信，並且附來劇照，這對於海外少年來說，自然是一種難得的經驗。

也在那時，看了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連環圖畫，《丁丁遊歷北京城》，描繪小孩子丁丁遊北京，見到無人看守的售貨亭，人人自覺自動交款。那更是挑動我的神經。

那時，少年的心，對世界充滿理想化的追求，甚至把一切都美化了。於是，對於《祖國的花朵》這部影片，以至《讓我們盪起雙槳》這首歌，卻從那時候開始，情有獨鍾起來。當然，現在回過頭來看，不免有昨日黃花之嫌，但是，我並不否認，那時的純真。

甚至於到現在，我也不能否認，曾經喜歡那部影片，喜歡那首歌。其實，喜歡過去的一切，是因為喜歡曾經的年輕，喜歡青少年天真無邪的年代，而與其他事情無關。還是那顆頭顱，還是那顆心，希克梅特的詩句，我記得，而且喜歡。

年輕過，激情過，即使青春已去，但那逝去了的，的確有如普希金的詩句那樣：那逝去了的，便會變成親切的懷戀。

再遊北海，也許未必去划船，何況現在再也不用雙槳了，多年前我去頤和園昆明湖，也早已改成用腳踩了，時代在前進，變化原是永恒，你我只能懷舊，永遠不可阻住地球轉。我看北海也不例外，再划船，也只能用腳踩了。是省力，可是再也沒有用雙手划船的那種韻味了。即使還是唱着《讓我們盪起雙槳》，可是雙槳已經沉入歷史年輪，不再與我同行了。